

看·世界遗产

这些年来，围绕着端午节、中医韩医、印刷术、儒家经典雕版这些申遗意愿，产生了诸多公众热点话题。这其中以讹传讹者不少，类似把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工程相互混淆的常识性错误也屡见不鲜。此时，与其刻意纠结“抢注”，不如同时静下心来，搭建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多维坐标系，提升包容与互鉴的鉴赏水平。

三赴韩国 寻访5座书院

2011年，韩国政府从现存的637座书院当中，选择了9座有代表性的书院打包申遗。记得当时我看韩国相关申遗文件英文版，对“Seowon”百思不得其解，仔细阅读才恍然大悟，这个词，不正是韩语音译汉语“书院”，再转写成的英文吗？

经过9年努力，韩国申报的儒家书院项目终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韩国的这些儒家书院现在到底是什么模样？有什么独一无二的价值？这些年来，我曾三赴韩国，行走于昔日李氏朝鲜王朝八道中的庆尚道，寻访了5座书院。

5座书院中，我一访再访仍念念不忘的，是位于安东市境内世界遗产河

回村附近的屏山书院。如今来到河回村的游客，若是尚有余兴，大可乘车循一条乡间公路前往屏山书院逗留片刻，却不知河回村内还有一条土路，穿过村头稻田蜿蜒入山。步行其中如从山阴道上行，俯瞰洛东江，它缓缓流淌，你行行停停，仿佛顺水行舟，山川自相映发，使人接应不暇。约莫一小时后，方才抵至这座建于1613年的书院前。屏山书院因对岸山岭如画屏而得名，与其他书院规制大体相近，但特别的环境显得此地格外疏朗开阔。日暮时分，登上晚对楼，放眼望去，江水微漾泛起金波，对岸崖壁光影流离，一派风光颇得杜诗“翠屏宜晚对，白谷会深游”的意境。

见证文明交流的韩国儒家书院

乔鲁京 文/图



隐于山中云深处

这5座书院中，年代最久的当属荣州的绍修书院，由大儒李滉（1501—1570）于1543年创设，初名“白云洞书院”，坐落在韩国小白山国立公园入口外。也许是利用佛寺旧址改建的缘故，绍修书院的格局和其他书院迥异，讲学空间和祭祀空间没有明确的呼应关系，斋舍和讲堂的设置也略显散乱。不过因为这里最早兼具讲学和祭祀两大功能，所以被韩国学者公认为是朝鲜半岛的第一座书院。

离开绍修书院后，我追寻着“海东朱子”李滉的足迹，从荣州至安东，前往李滉归隐乡里后，创建于1561年的陶山书院。就规模言，此处堪称我走访的几座韩国书院中的最大者；以形势论，这所书院背依青翠葱

茏的陶山，前临浩浩荡荡的洛东江，苍山碧水，江天一色，气韵宏大。时隔数百年，我还记得那日参观时，大雨滂沱，烟波渺渺，置身其间，忍不住感慨陶山书院真不愧为李朝儒家第一圣地。

至于玉山书院和道东书院，则颇似两株深谷幽兰。一座位于千年古都庆州远郊，一座隐于大邱市最偏僻的达城郡。庆州的玉山书院一反传统建筑坐南朝北的惯例，采取了坐东朝西的格局，建筑体量小巧，布局显得十分紧凑。达城郡的道东书院则面朝洛东江，门前有参天银杏相伴，入口处的楼阁取名水月楼，让人不禁遐想若是“三五明月满”之夜来访，便可一览“月涌大江流”的风景。

不妨“美人之美”

中国最著名的两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已分别于1996年、2010年作为庐山和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至于韩国的儒家书院，制度效仿中国早期书院，甚至其肇始之作白云洞书院在名称上都模仿朱熹重建的庐山白鹿洞书院。需要注意的是，韩国遗产项目的英文名称是“Seowon, 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如果不假思索将Neo-Confucian译为“新儒学”或“新儒家”，那么就忽视了中文语境中“新儒家”含义的复杂性，所以还是遵循汉语传统称之为“韩国儒家书院”为好。

李氏朝鲜王朝崇儒不假，但正如学者葛兆光所言，不能简单地把东亚几国的传统混同起来。具体到韩国儒家书院，在建筑布局上参考的是去年列入世界遗产的“韩国山地寺院”的配置形式。而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与用地条件下，这些书院又形成了与山地寺院截然不同的建筑模式。因此对于18世纪以后朝鲜王朝所谓“真景山水”景观理念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助推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书院祭祀礼仪继续保留的庄重感，是其东亚书院文化遗产中保留较为完好的部分。这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学习的地方。据说每年仅去绍修书院

参加3天传统礼仪生活的青少年就有1.5万人之多。我还记得自己6年前曾在一个非周末时间来到远离小城安东的陶山书院。那时雨倾盆如注，却有一群身穿雨衣但从头到脚都湿漉漉的小学生前来参观。在身着儒服的工作人员引导下，孩子们叽叽喳喳地涌上典教堂，片刻后开始听讲诵读，宁静中又一个神情肃穆端庄，风声雨声读书声的那一时刻颇有古风（见左图）。



廖云岚 摄

历史建筑，在各地多了起来。

201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将北京等10个城市列为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城市。试点的目的之一，是“不少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存在利用方式不合理、修缮技术不完善等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为了创新合理利用路径，发挥历史建筑使用价值，住建部还非常具体地建议：“选取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开展试点工作，通过开设创意空间、咖啡馆、特色餐饮和民宿等利用方式，探索历史建筑功能合理与可持续利用模式及路径”。

到了2019年4月，这10个试点城市都提交了工作汇报。其中，为了解决住建部提出的历史建筑保护中的修缮技术难题，在“咖啡馆”、“民宿”之外，苏州、扬州、宁波、福州、厦门、黄山还不约而同地建立了新的平台。

历史建筑“工匠库”和“专家库”会成为保护“标配”吗

郭慧岚

艺的保育工作。

除了建立“工匠库”，充实工匠队伍，扬州、杭州、福州等试点城市还编写了修缮技术标准，并制定相应标准，以此强化指导。

从2015年起至2018年，宁波市连续4年组织了8期基层干部和本土工匠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并在2018年建立了“工匠库”。

2016年至2018年，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已连续3年开展古建筑木工、泥塑工和石工修缮技艺工匠培训班，邀请国内专家学者为学员授课，累计226名工匠参加，考评优秀达156人。据悉，今年的工匠修缮技术培训班将于8月份开班。福州市还提出到2020年，要每年培训百名古建筑修缮工匠，培养一批专业的修缮队伍。

多地建立“工匠库”更新“软件”水平

这些试点城市都有一个共识：一座历史建筑修缮的好坏与成败，主要依靠技术工匠，因此工匠技艺是关键，也是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软件部分。

苏州市搭建了全新的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平台，建立了“传统匠人和建造技艺数据库”。在全面、准确、真实的原则下，探索苏州传统建造技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方式，引进新技术、发展新材料，探索传统技

链接

历史建筑

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是城市发展演变历程中留存下来的重要历史载体。

借智又借力“专家库”力求覆盖又拓展

2018年，福州市首批推荐了44位规划、建筑、文保等领域的专家，形成“专家库”，参与历史建筑认定、修缮方案审查、施工指导。同时，福州积极引进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人才，邀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国内团队，参与当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规划、方案设计等工作。厦门市也建立起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库”，知名的文史专家已入“库”。

以“全覆盖、高品质”为目标，杭州市为了保护延续城市文脉的历史建筑，大力加强对专业智库、高等院校等机构“借智、借力”，开展成果提炼、保护知识培训等工作；在此期间，同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交流合作，共同举办2018中国城市



福州市历史建筑工匠木工修缮技术培训班实操现场。

学年会分论坛之“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暨城市既有建筑更新修改战略研究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加强同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等专业机构的交流合作，设立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重点协商课题；加强同高等院校的学术合作，开展成果提炼、保护知识

培训等工作。

黄山市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合作，签署《共同推进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全国试点工作合作协议》，共同组建“专家库”。在保护规划编制、项目安排、技术标准、体制创新等方面对试点工作给予技术指导。

都希望从国家层面能够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标准，同时，还要加快出台修缮技术人才培养的政策并加强资金支持。

此外，各地在建立历史建筑工匠培养体系时，仍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难题。以福州市为例，市内每年举办修缮技术工匠培训班；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在职业技术学校内开设古建筑修复课程；乡、镇以老工匠“以老带新”的形式将历史建筑修缮技艺传承下去。

但是，在“工匠库”设立过程中，工匠流动性较大、年轻工匠技艺有待提升、熟练工匠数量无法满足市场需要等问题依然存在。

那么，试点城市推出的“工匠库”和“专家库”，会成为体现各地历史建筑保护水平的“标配”吗？会不会流于形式、名存实亡？这些都尚待进一步实践验证。但至少，试点城市的这些先行实践，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一种方法。

“两库”设立后 入库的人才又稀缺起来

历史建筑那么多；形制、特点又千变万化。而修缮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这一直是历史建筑保护中的难点。

面对这一难题，北京、福州等试点城市

三三堂，位于宁波市象山县黄埠村，系清代中期建筑，其筑脊便是马头墙。

马头墙是宁波地区历史建筑中常见的一种筑脊。流行在宁波的马头墙基本是砖作筑脊，双落水瓦顶一般变坡升起，异地多平直。脊端的处理较简洁，筑脊的端面即使点缀装饰，也是贴脊施

以浅灰塑，三角形的脊端面和抛枋，常绘水墨彩图。宁波的马头墙整体轮廓简洁流畅，具有升腾的动感和画意。

2018年9月25日至28日，宁波市举办了保护性建筑修缮工匠培训，建立了宁波市保护性建筑（历史建筑）修缮工匠库。修缮专家通过宁波市象山县的马头墙修缮案例向工匠传授修缮技艺。



左图：修缮前的三三堂。



右图：经工匠们修缮后的三三堂。

采访笔记

保护历史建筑 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历史建筑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它们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风貌之基，承载历史，不可再生。

所有见证过历史的建筑，都带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北京，不仅朱墙金瓦的故宫在讲述着城市兴衰，那胡同深处的四合院，也交织着一代又一代平民百姓的生活气息。同样，在水乡乌镇，

那黛瓦白墙的幽深小院落承载着江南的历史变迁；顺德古城里的宗祠，也在细腻传递着岭南地域文化的灵性……假如这些历史建筑荡然无存，我们去哪里寻找这样的感觉？又如何将这种感受，真实地传递给我们的后代？

但是，人们对居住和生活的理解也是不断转化的。建筑工艺也一定会迭代演变。新工匠如何真实保持老工艺？此时，通过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研究提出破解当前历史建筑保护利用问题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路径、新模式和新机制，就是事关各地、全局的课题。不仅如此，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而言，我们可以自豪地看到：历史建筑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使用功能，令城市历史文脉得以延续。（郭慧岚）